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左傳十一

本家立十人，
中興立五人，
子孫中興者，
一脉不絕。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九

起二十九年
盡二十九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事以明常疏

注公在至明常○正義曰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宣七年冬公會諸侯于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成十年秋公如晉十一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是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皆不書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云云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中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公之在外所以闕朝正之禮甚多唯書此一年釋此一事者斯禮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示法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

卒

無傳四同盟疏

注四同盟○正義曰衎以成十五年卽位其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打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戲十一年于毫城

北二十七年于宋衎自前卽位及後復歸凡與魯九同盟劉炫以爲杜云四同盟者誤今知不然者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七年林父是大夫又特共魯盟亦不數故爲四同盟

也劉不尋此理○閼弑吳子餘祭○閼音昏弑申志反祭側界反疏

注閼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而規杜過非也○閼音昏弑申志反祭側界反疏

注閼守至言盜正義曰周禮閼人王宮每

門四人鄭玄云閼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旣服墨刑使之守門是下賤人也襄四年盜殺蔡侯申此爲下賤非士故不言盜也穀梁傳曰不稱名姓閼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閼不得君其君○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八孫段曹人莒人滕也

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

疏

注公孫至卿行○正義曰公

伯有死始命伯石爲卿則此時未爲卿矣未爲卿而得書其名故疑之云蓋以攝卿行也以隱公攝位爲君而國人君之諸侯與之知攝位爲卿者諸侯亦卽以爲卿序之於列故史得以卿書也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用夷禮

疏

(注杞復至禮也正義曰杞入春秋書爵稱侯又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也○復扶又反稱子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自爾以來常稱爲伯今復稱子傳云書曰子賤之

也明爲用夷禮故賤之

也知杞復稱子用夷禮也○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札側八

疏

(注吳子至上國○正義曰上云閹弑吳子此言吳子使聘傳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不知通嗣君通誰嗣也賈逵服處皆以爲夷未新卽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文九年

毛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閹弑吳子文不隔月吳魯相去經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卽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徧觀周樂至戚聞鐘聲譏孫文子云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自請觀樂譏人聽樂曠世大賢豈當若是故杜以爲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過爲巢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旣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杞旣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弑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公子者吳是東夷其禮未同於上國故使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子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昭二十七年傳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傳)

○齊高止出

奔北燕

(止高厚之子燕音烟)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疏)

(注釋至朝正○

正義曰公本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禮親自祭廟今以在外之故闕於此禮國之守臣於此朔日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告云公在楚者解釋公所以不得親自朝正楚人使公親襚

(諸侯有遣使贈襚之禮今楚欲遣使之比○襚音遂說文云衣死人衣遣使所吏反下同贈芳鳳反一本作贈比必利反正義曰檀弓云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卽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襚彼言請襲此言被殯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死而沐浴卽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傳公及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襚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襚襚不得爲襲也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襚衣所以衣尸旣殯而使公襚者致襚所以結恩好其衣不必充用雜記致襚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旣殯猶致襚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僖薨十年猶

疏

(楚人使公親襚)

致之況既殯也。注諸侯至之比。正義曰雜記云弔者含襚贈臨是諸侯之臣使於鄰國之禮也。楚人以諸侯相於有遣使贈襚之禮今以公身既在意在輕魯欲以公依遣使之比使公親行之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疏

布幣無異。祓音拂徐音廢邪似嗟反疏

祓殯至弊也。正義曰案雜記諸侯使臣致襚之禮云委衣於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意欲輕魯公依遣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已所以患之故穆叔云若使巫人先往祓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祓除既了而行襚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何可患劉炫云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於庭也祓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祓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襚則全^是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朝禮自然致襚似布幣楚以親襚屈魯魯以祓殯自尊令贊曰疏云以殯有凶邪畏惡患之不肯親襚穆叔云先使巫人祓除殯之凶邪既無而行襚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無咎有何可患乃使巫以桃荔先祓殯

列徐音例禳如

羊反鄭注周

疏

乃使至祓殯。正義曰巫者接神之官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荔執戈惡之也。

鄭玄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荔萑苕

可埽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使巫以桃荔先祓殯若以楚子爲臣然所以屈楚也荔是帝蓋桃爲棒也毛詩傳曰亂爲萑蕘荔謂亂德也杜云荔黍禳者今世所謂荔帚者或用蘆穗或用黍禳是二者皆得爲之也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

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入兆

疏

注兵死至北郭。正義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

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廟卽位

郊廟

問

子熊

王弟

圉

康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取卞

邑

使公治問

問

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

公

起居

公治

季

聖書追而與之

聖印

問

氏屬大夫

也

疏

昭元年

圉弑郊廟

起本

公

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以自益

使公治問

問

子使公治問

聖書此諸侯大夫印稱聖也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

惟天子之印獨稱聖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聖節鄭玄云今之印章也則周

時印已名璽
但上下通用

曰聞守卡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

致季氏及舍而後聞取卡

發書乃聞之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言季氏欲得卡而使命

公曰至疏也○正義曰武子書云聞卡將叛則是叛形未著故公猜之言武子自欲得之而誣言其叛多見疏外我也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

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亥炮夥

清酷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歟矣

以季氏疏已

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

以季氏疏已

對

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

冕賞之以卿服玄疏先爲大夫公今以恩加賜知以

卿服玄冕賞之也周禮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是卿與大夫同服玄冕也其旒當以命數爲異耳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

伯賦式微乃歸

式微詩鄭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

季氏

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

而終不入焉

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

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

大夫家臣

曰我死必無以冕服

斂非德賞也

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斂力驗反

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

不書魯

鄭

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印段年少官卑少詩照反

疏

葬靈至段往○正義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

也有事謂君適楚而代守國也計於時鄭卿在國猶有子西伯有不便彼行而使印段者蓋別有所掌共子展守國故不得行也

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鹽音古跪其委反

疏

注詩小至

固之故不得間暇而跪處也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

謂上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

蕃芳
元反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傳言周衰
卑於晉楚

○吳人伐楚獲俘焉以爲

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弑之

言以刀明近刑人
○近附近之近

鄭子展卒子皮卽

位

子皮代父
爲上卿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

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餼許氣反

疏以子展之命○正義曰蓋死日近死時民已饑故假其生時之遺命也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

鄰於善民之望也○正義曰鄰近也近於善民亦望君爲善也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

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貸他代反下文同

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

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

得掌國政向許文反

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升降隨宋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治理其地脩其城疏注

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宋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治理其地脩其城疏注

理至其城○正義曰經書城杞謂築杞城耳下使女叔侯來治杞田知治杞之地非獨脩其城也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治注

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大叔不書不親事○知音智大叔音泰下同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

之闕而夏肄是屏

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夏戶雅反注下皆倣此

疏建以二反詩傳云斬而復生曰肄方言云耕餘也秦晉之間曰肄鄭玄云

是屏○正義曰方言云肄耕餘也秦晉之間曰肄鄭玄云斬而復生曰肄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耕生小穀也

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比毗志反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歸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知伯女齊相禮

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女音汝相息亮反

賓出司馬侯言於

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

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

專則速及

速及禍也○侈昌氏反又尸氏反

侈將以其力斃

力盡而自斃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爲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專則人實斃之絕句將及矣本或作侈將及矣者非偽反下文爲之歌皆同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酬賓

射者三耦

二人爲耦○耦五口反

射者三耦正義曰

謝魯爲祀燕禮云若射則大

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有爲射之時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也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

也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

叔爲一耦鄭鼓父黨叔爲一耦

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召上照反鄭才陵反黨音掌

○晉侯使司馬

女叔侯來治杞田

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

夫人平公母杞注不尚至取貨○正義曰服虔云不

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愠紓運反怒也怨也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不尚叔侯之取貨

注不尚至取貨○正義曰服虔云不

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叔侯云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云母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爲夫人云不尚取之者先君不高尚此叔侯之取貨也母寧夫人謂先君當怪夫人之所爲也劉炫以夫人愠而出解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尚此事所譏大輕淺非是溫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此君之及此追悵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號瓜百反焦子消反滑平八反

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

國多矣

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

行夷禮

魯周公之後也而

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

何有盡歸之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之玩好時至

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

書魯之朝聘

○好報反下好善同

府無虛月

無月不如是可矣

受魯貢

可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言先君母寧怪夫

我○瘠在亦反母音無焉用於虔反

○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

賤其用

○吳公子札來

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不得以壽終說音悅壽音授

好善而不能

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

禍必及子

爲昭四年醫牛作亂起本

疏

好善而不能擇人○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邪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

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

也劉炫以此言亦有所切於彼請觀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

疏

注魯以至禮樂○正義曰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勲

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是魯以周公故有天子之禮樂也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

南

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

疏

歌周南召南○正義曰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以樂音爲之

節也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也周召者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自幽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大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於時雍梁荆豫徐揚之民皆歸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改都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賜周公旦召

公奭以爲采邑使此二公施教於己所職之國爲文王行先公賢化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行之但南土感化有深有淺其作詩也或感聖化或感賢化及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國

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爲作聖賢之風此詩體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

四篇季札此時徧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詩歌一篇兩篇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劉炫云不直言周召者以其實非二公身化也言南者詩序云言化自北而南也謂從岐周南被江漢也○注此皆至聲曲○正義曰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官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辭以爲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爲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季札聽而識之言本國者變風諸國之音各異也

曰美哉美其聲疏注

其聲○正義曰先儒以爲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故杜顯而異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其聲也詩序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長歌以申意也及其八音俱作取詩爲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於樂之音聲出言爲詩各述已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瞽大賢師曠季札之徒其常有以知其趣也

始基之矣

周南召南王化之基

猶未也

善也

蓋津忍反

然勤而不怨矣

未能安樂然其音

怒不怨怒○樂音洛

爲之

疏注

三監○正義曰邶鄘

歌邶鄘衛

武王伐紂分其地

爲三監

三監叛周

公滅之更封康叔并

鄘音容被皮羲反

疏注

武王伐紂分其地

爲三監

正義曰邶鄘

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

封紂子武庚

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

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注取漢志爲說也漢世大儒孔安國賈逵

馬融之徒皆以爲然故杜亦同之鄭玄詩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

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使尹而監教之自紂城而北

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崩後五年周公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復

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彊兼并彼二國混其

地而名之先儒唯鄭言然康叔以後七世至頃侯仁人不遇邶人作柏舟之詩以刺之以後繼作

十九篇爲邶風十篇爲鄘風十篇爲衛風皆美刺衛君而分爲三耳此三國之風實同是衛詩而

必爲三者鄭玄云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分而異之故爲邶鄘衛之詩焉其意以爲邶鄘衛各

是大國土風不同作者雖俱有美刺而

各述土風故大師各從其本分而異之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淵深也亡國之

音哀以思其民

因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

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思息嗣反下憂思反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疏注

周南召南

王化之基

猶未也

善也蓋津忍反

然勤而不怨矣

未能安樂然其音

怒不怨怒○樂音洛

爲之

疏注

三監○正義曰邶鄘

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

衛風平

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
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別彼列反

疏

注康叔至疑言○正義曰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世本世家文也

魯爲季札作樂爲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言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先聞其善今聲合其意雖不知其名而疑是衛風也言是其衛風乎疑之辭也直聽聲以爲別不因名而後知故有疑言焉

爲之歌王

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不與諸侯同故不爲雅

疏

注王黍離至爲雅○正義曰王詩黍離爲

首王非國名故舉首篇以表之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也始武王作邑于鎬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謂之王城是爲東都成王旣居洛邑復還歸西都十一世至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城於時王政不行於天下其風俗下同諸侯王畿內之人怨刺者以其政同諸侯皆作風詩不復爲雅其音既是風體故大師別之謂之王國之變風也謂之王者以王當國猶春秋之王人天命未改

尚尊之故不言周也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平

宗周墮滅故憂思猶有

爲之歌

鄭

詩第七疏

鄭縣是其都也幽王之時桓公爲大司徒見幽王政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

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教之濟洛河潁之間有虢鄩之國取而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及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虢鄩之地而居之於漢則河南郡新鄭縣是其都也武公入作卿士國人作緇衣之篇以美之以後凡二十一篇皆鄭風也

其先亡平

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疏

曰美至亡乎○正義曰樂歌詩篇情見於聲美哉者美其政治之音有所善也鄭君政教煩碎情見於詩以樂播詩

見於聲內言其細碎已甚矣下民不能堪也民不堪命國不可久是國其將在先亡乎居上者寬則得眾爲政細密庶事煩碎故民不能堪也爲之歌齊

詩第八疏

爲

歌齊○正義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虛也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大公其封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於漢則齊郡臨淄縣是其都也大公後五世哀公荒淫怠慢國人作鶴鳴之詩以刺之

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

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

決決弘大之聲○決

於良反韋昭於康反

爲之歌幽

詩第十

扶又反下不復譏同

爲之歌幽

北近狄幽是彼土之地名於漢則扶風郡栒邑縣是其都也周室之先

其大公平

大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大音泰

國未可量也

言其或將復興○復

爲之歌幽

詩第十

扶又反下不復譏同

爲之歌幽

詩第十

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幽彼負反

疏

爲之歌幽○正義曰幽者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其地西近戎

扶又反下不復譏同

爲之歌幽

五幽周

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遷彼焉由能脩后稷之業教民以農桑民咸歸之而成國積九世至大王乃入處於岐山世世脩德卒成王業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舉兵東伐之乃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作七月之詩以表志大師以其主意於先公在幽時之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之變風凡七篇皆是周公之事也

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

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樂而不淫音岳又音洛注同下

曰美至東平○正義曰美哉而久何樂而可以樂倣此爲成于爲反王業如字又于況反

亦美其聲也蕩蕩寬大之意

好樂不已則近於荒淫故美其樂而不淫也先聞周公之德此聲同於所聞故疑之云其周公之在東乎言在東之時爲此聲也

疏尼刪定故不同

○疏爲之歌秦○正義曰秦者隴西山谷之名於漢則隴西郡秦亭秦谷是也堯時有伯姦反

益者佐禹治水有功帝舜賜之姓曰嬴氏其後世之孫曰非子事周孝王孝王使之

養馬於汧渭之間封之爲附庸邑之於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以爲大夫始有車馬禮樂

射御之好國人作車鄰之詩以美之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王既東遷乃

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更有駟驥以下凡十篇皆秦風也○注詩第至不同○正義曰此

爲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

無多記傳引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

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

周之舊○汧苦賢反去起呂反又如字

爲之歌魏○元年晉獻公滅之

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

北析城之西於漢則河東郡河北縣是其都也周以封同姓世本無魏君名謚不知始封之君何

所名也鄭玄以爲周王平桓之世魏君儉嗇且褊急不務施德國人作葛履之詩以刺之後凡七

篇皆魏

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渢渢約也險當爲

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渢扶弓爲之歌唐

詩第十唐晉詩歌唐

反徐敷劍反韋昭音凡婉紆阮反險依注音儉易以歎反注同

○正義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於漢則太原郡晉陽縣是也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虛唐侯其地南有晉水虞子變父改爲晉侯變父後六世至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作

蟋蟀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二篇皆唐風也詩序云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又叔虞初國亦以唐爲名故名其詩爲唐風

曰思深哉其有

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

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

非令德之後

誰能若是爲之歌陳

詩第十二疏

日思深哉至能若是○正義曰陶唐之化遺法猶在作歌

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哉見其思深故

也令德謂唐堯也○爲之歌陳○正義曰陳者大皞伏羲氏之虛也於漢則淮陽郡陳縣是其都

也帝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又以其人是聖舜神明之後乃封其

子滿於陳使奉虞舜之祀賜姓曰媯是爲陳胡公後五世至幽公荒淫無度國人作宛丘之詩以

刺之以後凡十

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淫聲放蕩無所畏

自節以下無譏焉

二曹第

篇皆陳風也

忌故曰國無主

注鄆第至微也○正義曰言以下知兼有曹也鄆者古高辛

議論之以其微也○鄆古外反疏

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

滎渭之間於漢則河南郡密縣竟內有其都也祝融之後分爲八姓唯有妘姓爲鄆國者處祝融

之故地焉鄆是小國世本無其號謚不知其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王夷厲之時鄆公不務政

事而好衣服大夫作羔裘之詩以刺之凡四篇皆鄆風也其後鄭武公滅其國而處之曹者禹貢

兗州陶丘之地名於漢則濟陰郡定陶縣是其都也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鐸於曹後十一世當周

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國人作蜉蝣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四篇皆曹風也

皆曹風也鄆曹二國皆國小政狹季子不復譏之以其微細故也

常疏爲之歌小雅○正義曰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

小雅小正亦樂歌之

爲之歌小雅

小雅小正亦樂歌之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雅大雅皆天子之詩也立政所以正下故詩序訓雅爲正又

以政解之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而爲名故謂之雅也王者政教有

大有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焉據詩以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

懷諸侯征伐以彊中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才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有受命作周代殷

繼代受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

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

其音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二雅正經述小政爲小雅述大政爲大雅既有小雅之

體亦有小雅大雅之音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

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

述諸侯之政非無大小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小體故風頌不分唯雅分爲二也周自文王受命發跡肇基武王伐紂功成業就及成王周公而治致升平頌聲乃作此功成之頌本由此風雅而來故錄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所作詩之正經計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所述文王之事亦有同時者也但文王實是諸侯而有天子之政詩人所作立意不同述諸侯之政則爲之作風述天子之政則爲之作雅就雅之內又爲大小二體是由體制異非時節異也詩見積漸之義小雅先於大雅故魯爲季札亦先歌小雅

美哉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

怨而不言

有哀音

其周德之衰乎

衰小

猶有先王

之遺民焉

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疏

曰美至民焉○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

之時乎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然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文王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意而規杜非也○注衰小也○正義曰衰者差也九章筭術謂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爲小也服虔讀爲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也

爲之歌大雅

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

疏

注大雅至天下○正義曰大雅亦有武王成王之詩杜階言文王者以下云其文王之德乎故

也曰廣哉熙熙乎

熙熙和樂聲

曲而有直體

論其

其文王之德乎

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

其美者不爲之歌頌

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疏

注頌者至神明○正義曰鄭玄云頌之言容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謂

之容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可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美之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卽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政未大平則神無恩力故大平德治始報神功也頌詩止法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寧忍子則於時之意豈復美其祭

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曰至矣哉。言道備○至矣哉一本無矣字直而不倨○倨傲

音豫徐音居

五報反

曲而不屈

常日新○厭於淫過

謙退○偏

己力反

遠而不攜

攜貳

遷而不匱

匱

淫

蕩

復而不厭

豔反徐於瞻

哀而不愁

命知樂

荒節之用

不荒

以禮

德弘大○

匱其位反

廣而不宣

不自顯

施而不偏

因民所利而利之

施始政反費方味反

遠而不逼

彼力反

不底

守之以道○

行而不流

制以義

五聲和

官商角徵羽謂之

五聲○徵張里反

八風平

八方之氣節有

度守有序

八音克諧節有序也

盛德之所同也

頌有殷魯故曰

盛德之所同

疏

曰至矣哉

言其美之

至也以王道周備

故爲至美也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

凡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季

札或取於人或取於物以形見此德每句皆下字破上字而美其能不然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

此直而能不倨也謂王者體性質直雖富

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撓此曲

而能不屈也謂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屈撓相去近者失於相偏此遯而能不

偏也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偏在下相去遠者失於乖離此遠而能不攜也

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疏遠而能不有攜離

倚疑在下數遷徙者失於滛佚此遷而能不滛也謂

王者雖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滛蕩去而覆反則爲人所厭此復而能使不厭也謂王者

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爲下之厭薄衰者近於憂愁此哀而能不愁也謂王者雖遇凶災知運

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也用之不已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

寬大者多自宣揚此雖廣而不自宣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

於貪多此雖取而不爲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也雖久處而能不底滯也謂王者相時而

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意不底滯行而已則失於流放此雖常行而能不流放也謂王者量時

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

不妄流移五等之宣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

常度音之所守各有次序周魯與商皆有盛德此上諸事盛德之所同也

注八音至所同○正義曰杜以爲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

常序也○正義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舜典文也倫理也言八音能和諧是其音有節度也八音不

相奪道理是音各守其分有次序也○注頌有至所同○正義曰杜以爲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

故以盛德之所同謂商魯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治之歌何知
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大平祭祀告神之事魯頌雖非
大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獲福與周頌相似且季文子
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欲褒崇魯德取其一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

不得唯云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非也

見舞象箚南籥者

象箚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箚音朔籥羊畧反疏

見舞象箚南籥者。正義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樂器同而辭不一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故云爲之歌風爲之歌雅及其舞則每樂別舞其舞不同季札請觀周樂魯人以次而舞每見一舞各有所歎故以見舞爲文不言爲之舞也且歌則聽其歌舞則觀其容歌以主人爲文故言爲歌也舞以季札爲文故言見舞也樂有音聲唯言舞者樂以舞爲主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玄云播之言被也是其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故魯作諸樂於季札皆云見舞也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貴人聲樂必先歌後舞故魯爲季札先歌諸詩而後舞諸樂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注象箚至之樂。正義曰賈逵云箚舞曲名言天下樂箚去無道杜云箚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詩述碩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箚亦舞者所執杜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箚是何等器耳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箚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箚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箚之舞故鄭玄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知是武王制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此舞是武王制焉王者之作禮樂必太平乃得爲之武王未及大平而得作此樂者一代大典須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平雖作大武尊重文王之功留播之以爲別樂故六代之樂不數此舉也周禮分樂而序之象舞不以祭祀或當祈告所用故魯今亦有之劉炫云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注象火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舞也其箚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拂鷺鳥指鳳凰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捎此必傳於古其箚籥字同也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南在劄籥之間蓋二

曰美哉猶有憾

義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大平○憾本亦作感胡暗反太平音泰

疏

正義曰歌聽聲而

舞觀形故知美者美其容也歌詩由口而出樂音以詩爲韻人歌君德情見於音聽聲知政容或可爾計聖人之德非舞容可象而季札觀舞皆知其德者聖人之作樂也各象當時之事時事見於舞故觀之可以知也樂記稱賓牟賈問大武之樂云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撫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彼言大武之舞是象武王之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王功德也聖王見舞大武者武王疏見鄭玄周禮注云功德見於舉動之容故觀其舞容各知其德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比舞四代之樂從後代而稍前也象是文王之樂事在大武之先先舞象而後舞武者以象非一代大樂故先舞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漢者殷湯樂○部上昭反本或作招漢音護又戶郭反疏見鄭玄周禮注云漢鄭玄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則以其防漢下民故稱漢也此言韶漢不解韶之義韶亦紹也言其能紹繼大禹也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疏見舞大夏者○正義曰鄭玄云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周禮注云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季札見此舞歎禹勤苦爲民而不以爲恩德則鄭周禮注是也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溫況域反見舞韶劄者舜樂○韶疏見舞韶劄者○正義曰名云韶繼也鄭玄云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杜不解劄義劄卽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云韶劄卽彼箫韶是也孔安國云言箫見細器之備也蓋韶樂兼箫爲名箫字或上或下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

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疏見魯用至篇數正義曰明堂位云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魯之所用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四代而已唯用四代之樂不得用雲門大咸故舞及韶劄而季札知其終也